

人闲富贵

——五松居随笔



晨常學風且自辭
許以祺書

癸卯年正月五日



許以祺 著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富贵闲人

——五松居随笔

许以祺 著

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一九九四·北京

(京)新登字191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富贵闲人: 五松居随笔/许以祺著. —北京: 中国
友谊出版公司, 1994.6

ISBN 7-5057-0800-7

I. 富… II. 许… III. 随笔—美国—现代 IV. I712.6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94)第04263号

- | | |
|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书名 | 富贵闲人——王松居随笔 |
| 作者 | 许以祺 |
| 发行 |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|
| 出版 |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|
| 经销 | 新华书店 |
| 印刷 | 北京外文印刷厂 |
| 规格 | 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|
| | 13印张 184千字 |
| 版次 | 1994年7月第1版 |
| 印次 | 1994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|
| 印数 | 1—5000册 |
| 书号 | ISBN 7-5057-0800-7/C·72 |
| 定价 | 16.00元 |

序一

富贵闲人

张 洁

我几乎没有给人写过序。

仅有的一篇是应出版社之邀，向大陆读者介绍香港女作家严沁的一本叫做《陨星》的书。

我与严沁女士曾有一面之缘。

1986年赴美参加第三次中美作家会议，会议结束后途经香港回京。在港逗留期间，应香港某电台之邀，与李存葆、柯云路二同志前去接受采访。在电台巧遇严沁女士，匆匆一面，寒暄而已，只记得她是一位漂亮的妇女。后香港同学来函，言严沁女士投书某报，将我骂得尽致淋漓，我读后只好一笑。虽然并不知道自己何曾得罪于她，但仍然觉她是一位漂亮的妇女。

后来有机会看到她写的小说，才知道她是一位多产并走红的作家。她文字里的良善和纯情确实触动了我，便很想把她的书介绍给大陆的读者。我希望人们爱读她的书，并从她的书中得到收益。我也希望今后还有机会介绍她的书。

所以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和许以祺打赌，说是我从不为人写序，自然也不会为他写序。

许以祺硬是打下这个赌，他觉得他能赢。

后来许以祺对我说到请我写序的原因，我立时就说：“原来你是为了打赌才来找我写序的！不写了。”

许以祺有点干，见他发干我很有点快意。

可是，难道我不应该让许以祺赢一把吗？

自我和许以祺相识以来，只要碰上在大陆办不了的事，差不多就想到他。

大至为我准备南海石油的资料；

有一阵我对南海石油兴趣极大。到现在，他为我准备的那一大摞整整齐齐分类有序、装订得永远不会开散的资料，还在我的书橱里放着。也许我不会再涉猎南海石油，但我会好好保存这些资料。

小至托他在香港改造一枚老式的宝石戒指。等等。

渐渐地，就有如兄妹相处。

去年12月18日，我在电脑里丢了十几万的文字。而且丢得非常奇怪，连BAK都同时丢了。是母亲去世后我受到的最严重的一次打击。弄得我失魂落魄地连着不是丢这个，就是丢那个地走背字。他在台北度完圣诞回到北京，放下行囊，什么也没来得

及于先打电话给我，问我心情是否好些？

所以，他是赢定了。

打个输赢容易，真要写起来却难。我还没见到有哪一篇序能把作者的原始体微至深，我要是重蹈复辙，不是自投罗网，不是把自己的背给人看吗？

明知如此，也只好硬着头干了。

李黎去年9月来京（顺便说一句，李黎留下随笔一篇：《一见钟情》——字里行间无不透着她的潇洒灵慧，令我细读再三，不忍放手。），在国贸大厦款待朋友。席间，最忙的也是他。给大家取西瓜、拍照、带我去取熏鱼、为汪曾祺学长张罗饮料……倒是我们的女主人宽余得会友。

一旁做静眼观的汪曾祺学长，一语中的地说道：“富贵闲人。”我不知许以祺的家当到底多少，算不算得富贵。但我以为，“富贵闲人”不一定非得是腰缠万贯的百万富翁。所谓“富贵闲人”，主要是指一种心绪，一种人生态度。

对应该值得帮助的人才，许以祺从来慷慨相助。

但简单地说他，或说他不过是个“富贵闲人”又不甚妥当，因



为他并不是那种附庸风雅只知摆阔的冤大头，而的确是个相当内行的鉴赏者。对美文、美乐、美舞、美图、也许还包括美人。

虽然他对美人的鉴赏，我不敢随便恭维。因为在这方面他也未能免去男人之俗——常常忽略女人的头脑。不过对男人来说，女人要是有了头脑往往就没有了别的意思。

在文学艺术的各行当里，玩玩票是很容易的。现而今满世界都是红了半拉天的“大腕”，比起这样的“大腕”，许以祺倒可能成了专家。特别是在前些年的封闭状态下，他在两岸文化交流方面所起的作用是文艺界的朋友有目共睹的。个别艺术家的成就，可以说是由他引介到了外面的世界。谁都知道，不论从小圈子，还是从大圈子来说，文化界的事情费力不讨好，然而许以祺却乐此不疲。

当然也有败笔。比如说《画家丁雄泉一流本色》一文中，竟有这样的句子：“我遇到的大师级画家不少，极少能做到这点的，或许因此他们并不是正牌的大师。”

虽然我也常犯把话说浅，说白的毛病，可我现在不是歪批他人么。

1992年12月于北京

序二

生活的艺术家

李 黎

1979年，中秋节的前两天，我单枪匹马到新疆旅游，住在乌鲁木齐的昆仑宾馆。那个年头那里的“外宾”是稀有动物，诺大的餐厅里除了我只有另一桌西方石油的人员。其中有两位来自美国的华裔人士，对我的中式早餐十分艳羡，走过来始于搭讪终至同桌而食，一见如故，聊得很投机——其中一位自然就是许以祺。

初识许以祺便能够聊得投契，除了由于彼此有些共同认识的友人之外，主要还是发现他对文学颇有涉猎——而他的专业是地质，这就使我有些惊喜了。我们手边都带了些旅途读物，当晚互相交换阅读，次日归还各奔前程，我去石河子，他远赴青海。（这一段，他在《八方读后》一文中有提起）。

回来美国后，收到他一封写在青海旅途的信，颇富诗意地描绘了柴达木盆地的景观，也详述了他对借阅的《八方》杂志创刊号的读后感。他的文笔生动流畅，而观点亦有独到见地，使我又一次感到意外（总是不能忘怀他是位地质专家）。现在回想起来，这些恐怕还在其次，主要令我“另眼相看”的是一份坦率真诚的流露。于是我在回信中建议他整理一下对《八方》的读后感，投稿

发表……

这一“发”便不可收拾，成果是收在这本书里的（以及未收入的）几十篇甚至上百多篇文章——他也用中文写与专业有关的文章，用英文写与专业无关的文章，可惜不能全部收在这本集子里。

既然开始通信了，而且还是谈得很投契，从此就没有断过联系；许以祺也没断过常常让朋友惊喜。我开始一点一点地多知道他一些：比如说，原来他爱画——爱收藏画，到了能开个画廊的地步。他的小“花样”极多，比如说，别人搬家就发张便条通知一下，他会认乎其真地印份典雅的“迁贴”。逢年过节，他的贺年卡总是别致些，唠唠叨叨的又是诗情又是画意的，叫人舍不得扔掉——发展到近年更是“盛大”，开始印彩色月历，一年的比一年精美；朋友们被他惯坏了，到了每年十二月就眼巴巴地盼着。

说到精美日历，又是他的“惊奇”了：原来他还擅摄影，日历上的图象是他的另一项艺术作品。（最近还发现他也画素描，还服装设计——不知道下一桩又是什么，反正我已暗暗决定不再显示惊奇了）。其实与他见面的次数不多，我们不住在一城市里

而他总是到处跑，所以对他的认识多半是从他寄来的随笔里，也从而知道了他那么多方面的广泛兴趣：除了文学，绘画，摄影之外，中西音乐，戏曲，建筑，庭园，雕塑，舞蹈，戏剧……他好象无一样不兴致盎然地涉猎欣赏。

写下“兴致盎然”这四个字，才发现这正是许以祺给我的一个很深刻的印象。真的，他好像做什么事（当然是上述这些事）都是一份又愉悦又认真的态度，这是一种近似中国的古典的欣赏家对待生活美学的态度。在今日的社会里，能把艺术和生活结合得这么从容是一件不容易事，因为需要具备各种内在外在条件——难怪羡慕许以祺的人为数甚众。

许以祺另外一项引人欣羡的事是他交朋友的本领。我猜想他交朋友的态度可能也是抱持一种对待生活艺术的态度吧，所以与他交往是愉快的，朋友喜欢他的情趣，他的率真与亲切；而一个人可以那么乐观自得地安排他的生活与工作，专业与嗜好，怡然中不乏自律，自信中又常见真性情……做朋友的看着也觉得分享了他的喜好，他的关怀。

今年，很巧的，又是中秋节的前两天，我又在北京见到许以



棋——还是老样子，高高兴兴的，好兴致地约来好友老友们相聚；谈艺术，文学以及他有兴趣的，关心的事和人……然后他告诉我要出书了，他说既然当年是我建议他发表第一篇稿子，就该给他的第一本书写篇序言。我自当欣然照办。从这些文章我认识了一个懂得领会享受生活的艺术的朋友，也希望更多的人可以通过这些文字认识他。

1992年深秋于美国加州史丹福

自 白

许以祺

我原籍浙江杭州，童年在四川度过。那是艰辛的年代，中国给我的印象是贫穷，国家极待建设。中国的老百姓是纯朴而又勤劳的，却吃不饱，穿不暖。

1948年我随父母到台湾，1956年从台湾大学地质系毕业，在台湾省地质调查所工作过两年。下过金瓜石的金铜矿，也下过新竹同南投的煤矿。那时候台湾老百姓也过着所谓“克难”的苦日子。1960年我去了美国，是去读更高的学位，这是受了中国传统士大夫观念的影响。拿到博士学位后，也找到了一个相称的工作，并且在美国落户了。美国有一个美好的生活环境及工作环境。中国人去了都不想回来，在六十年代中国大陆同台湾生活都很艰苦，同美国是差了一大截。

在美国，华人的精神生活是苦闷的，寂寞的，也难免心怀祖国，关心中国。在七十年代我们都为大陆政治环境的动荡而担心，也高兴地看到台湾经济起飞。恐怕最影响美籍华人的是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的访华。从那天起，我们都知道我们有机会回祖国看看。而最快人心的事就是“四人帮”被打倒。就在1978年冬天，我接受地质部的安排同我夫人梁绪华访问了中

国，距我 1948 年离开大陆，整整三十年！

第一次返回祖国真是百感交集。三十年是黄粱一梦，真有山河依旧，人事全非之感。南京街上的人都穿了打补丁的衣服，在饭店吃饭后面有人等着捡剩下的吃。许多地方政府也不让去，即使在大地方，也可听到干部成套的极左教条言论。当时我觉得中国真是百废待举。

1979 年我加入了美国西方石油公司，举家搬去香港，到中国为南海探油打先锋。过去十几年来，我跑遍了中国的油田，跑遍了中国。其实我来中国以后，却很少有机会从事自己的专业。外国公司更需要我们帮助他们做协调谈判等工作。是的，专业人士容易找，而要找像我们这样懂两国语言，谙熟两国国情，再有专业背景知识是难能可贵的。就这样我在中国呆了十几年。我常开玩笑说，我是中国三中全会的产物，没有改革开放，就不会有我在中国十几年。中国若真要改弦易辙，走回老路，我怕也得回去。许多朋友早就劝我不要走这条路，他们说中国的事情值得你拿一生的事业去作赌注？我理解他们所说的中国的事情不是宏观的东西。显然，他们对这些毫无信心，说我犯不着去淌这浑

水。

是的,我对这些开始也是没有信心的。近十多年来,中国改革出现的新形势,逐步使我愈陷愈深,以至离不开这块土地与这里的人民。为什么会这样,这要从另一方面来谈。

在大学里,我是学理工的,可是我对文艺的兴趣很浓。我喜欢音乐,艺术,文学。主要是在欣赏的层次。在台湾时就结识了那时候在闯天下的艺术家及作家们,特别关怀中国的文艺如何向世界进军,怎样现代化,那是六十年代的事。哪知道八十年代来到中国又遇到同样的问题。这二十年来,我在外面也看得多,台湾的文艺现代化已进入反思阶段,而中国大陆正方兴未艾。但是中国大陆这个大环境却不是当年台湾那小小弹丸之地可比。这份由中国文化给我的关怀,也是使我眷恋中国的原因。此外,我对中国民俗也产生浓厚兴趣。近十年来我到过的中国地方比一般人多得多。曾有三个春节我是在中国大陆少数民族地区过的。从中国的土地及人民那里,我看到中国文化的根。

来到中国以后,我开始业余写作。写的多是以游子的心情感怀祖国,介绍中国面貌的改变,以及有关文艺的评论文章,主题



也是围绕传统的文化如何与世界文化契合交流，如何增添新生力量。

就是这些文化方面的根藤绕着我，使我眷恋祖国。我总有这个感觉，那就是我的余生希望能为中国的文化尽些力量。而一国文化的兴盛，又必须有兴盛的经济环境。所以我也希望中国能富强起来，老百姓不必再为吃穿住奔波，会关心自己的精神生活，做一个真正有历史文化背景的中国人。

有人说中国这个民族太古老了，在旧中国，封建官僚已发展到不可收拾，中国必须要彻底改造。在中国虚弱的近百年中，知识分子多有这种反思，这是共产党在1949年能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。实事求是说，目前大陆还有不少地方处于相当闭塞、落后状态，问题的征结在贫穷，当经济搞上去后，民族的自尊心就回来了。所以1978年以后中国先求建设，先把经济搞上去，基本方针是对的。在改革建设成功的地方，人们就活得有生气些，带劲些。在中国农村里，在沿海城市里，今天的中国人已经有了不同，这也是我的信心所在。



作者简介

许以祺生于1934年，浙江杭州人。童年在四川度过，1956年台湾大学地质系毕业。1971年获美国华盛顿大学地球物理学博士学位。自1969年起在美国担任石油勘探研究工作，并入籍美国。1979年受聘于美国西方石油公司，1984年后主要为美国公司咨询中国业务。

许君于专业工作之余，喜爱文艺。最近10年来更对中国现代文学、艺术、戏剧、音乐、舞蹈等深入接触，结识老、中、青三代文艺人士，莫逆无计。

许君自1981年开始发表作品，以杂文及艺文评述为主。其文字朴实亲切，揉感性 with 理性于一，散见国内及海外诸报章杂志。

责任编辑：李丹妮

封面设计：葛 骞

特别感谢汪曾祺先生赐画